五彩池 第711期

麦香

◎陈雪

新麦香还是陈麦香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臭妮儿是不确定的。

新麦比陈麦香。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咬住手上的麦穗把子，麦穗跟着他的目光上下左右地翻飞。麦芒徒有尖利的外表，一靠近火就化成一缕烟。火逼走青麦仁里的水分，糖分就凸显出来了。炊烟袅袅升起，燎麦的焦香伸出柔软的触角诱惑着我们的味蕾。父亲被我们围在中间，不时递给我们几根燎麦，麦穗的香甜里裹上了浓浓烟熏味，咀嚼一口，满嘴溢香，滋味隽长。

除了燎麦，父亲还会做碾转。把青麦仁洗净，上锅蒸熟，然后用石磨碾成细条，可以用来炒鸡蛋、炒咸菜丝，还可以淋上麻油凉拌……碾转青中泛黄，黄中透绿，吃起来像嚼动物的蹄筋，很有风味。

臭妮儿用满嘴麦香确定了父亲的说法，但是让这种确定更进一步的是母亲做的新麦葱油饼。

母亲备好新麦粉，把开水一点点加进来，同时用筷子不停搅拌，等面糊降温后再揉面，一直到面团光滑润泽，然后放一旁醒面。等待的间隙，母亲在她的菜园子里拔一把小葱，洗净、切碎，装在盘子里，接着将食盐、花椒粉等拌匀备用。

饼坯最考验母亲的手艺。擀面杖在她手里前后左右地运动，饼皮擀得又大又圆，母亲先把盐撒在饼皮上，接着刷油，最后均匀地撒上葱花。雪白的面皮、黄澄澄的豆油、翠绿的葱末，彼此映衬，颇有点艺术美感。然后把饼皮两端对折，再左右对折，最后卷起来压住尾部，擀平，饼坯就做好了。锅里无需放油，直接将饼坯放进去煎。滋滋滋的响声是香味正被激发出来。

母亲做的葱油饼外焦里嫩，第一层口感是酥脆，第二层口感是暄软，第三层口感是酥脆和暄软的糅合，层次丰富又清晰、饱满又具体。至于味道，那自然是咸里喷香，香里藏甜了。

六七岁的孩子总是忍不住炫耀。也是，谁能拒绝新麦葱油饼的香甜呢？

“臭妮儿，你家又吃新麦了？”

“嗯，可香了呢。”

“全村就你家吃新麦！”二毛的五官凑在一起，他把目光伸过来，锥在臭妮儿手里的葱油饼上。“我妈说了，陈麦才好吃！”他的话湿哒哒地滚出来，有些言不由衷。

“陈麦不甜，新麦才甜！”臭妮儿才不接他的话，任由它们落一地。

“嘁，你家麦缸早空了吧。我妈说了，不过日子的人家才吃新麦，糟践粮食！”二毛的话一句撵着一句朝外冲，撞得臭妮儿的心直抽缩，眼泪猛地往外涌。

“他们哪懂吃？只知道吃陈麦，陈麦吃完了，新麦也就成陈麦了。成了陈麦的新麦一身土气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吃不仅是吃现在，他们懂什么？”父亲手里的烟忽明忽暗，烟被父亲的嘴过滤过，似乎蒙着一层湿气，颤袅着飘散。母亲只是笑着附和，臭妮儿没接话，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一样了，好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喷香的葱油饼唤不回那个四处炫耀“新麦甜”的臭妮儿了，一切好像都没有变，可一切又好像都变了。大人们说是臭妮儿长大了，小嘴不再叭叭了，会藏心事了。好多次，臭妮儿都很想问问父亲，到底是新麦香还是陈麦香，她很想知道为什么她吃不出区别了呢。可是她什么都没问，什么都没问等于什么都问了，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

前天，臭妮得罪了客户，弄丢了一个大案子。她在江边游荡，身体像散了架，软塌塌的，架不起她的灵魂。油炸小吃的摊子三步一个五步一个，油腻的江风穿行在浓密的香樟树叶里，把空气扫得油腻腻的。

饿了，她买了个葱油饼，那饼外脆里暄，口感可亲。她用力嚼，似乎想把一切都给嚼烂了，把它们化成一滩水咽到肚子里。在她泄愤似的动作里，她还是捕捉到一丝甜藏在余味里，那甜一开始轻薄如雾，渐渐浓厚起来，清晰起来。

那一刻，她仿佛看到遥远的那丝光，那是父亲燃起的香烟，一闪一闪，虽瘦弱却也柔韧。她又想起了新麦的香，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甜，她感到自己的心又一次被充满了。

她也终于明白了新麦是比陈麦香的。

水自山上来

◎张阳

周末应朋友相邀，去他家里做客。朋友家住粤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，那里的村民祖祖辈辈种植茶叶，闻名远近。朋友在外打拼多年，积累下不少人脉和资源后，便辞职回乡专心做起了茶叶生意，常送些茶叶给我。

朋友家的茶味道很好，喝起来回甘、滋味悠长。我问他做茶有什么秘诀没有，他说：“有，但秘诀不在茶里，而在茶外。”我的好奇心顿时被他勾起来了，忙追问：“茶外？那是什么？”他在电话里故作神秘，不肯再透露半分，只说来了就知道。于是我约上几个我俩共同的朋友，开着车前去“揭秘”。

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，又沿着县道开了七八里，终于在中午十一点前进到了村里。村庄不大，但很整洁。全村的房屋是统一的灰瓦白墙，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树的映衬下，显得古朴雅致，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。早在还未进村之前，我就听到村路的旁边一直有潺潺的水声从身边流过，与其说我们是沿着村路行进，不如说是与溪水同行。村庄坐落在半山腰上，这水正是从山上流下，汇入山下的河流，直到更远的地方。

朋友早早地就在村口等候，一看见我们的车，便立马从树荫下迎上前来。岭南早秋，山里虽已不似早前那么炎热，但中午的阳光还是很有些灼人。我们一行人刚下车，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村中景色，朋友便领着我们向山的更深处走去，他的茶坊就在那里。水声依旧在耳畔响起，比坐在车里听时，更加洪亮。大家边行边看溪水，都说这水真清。朋友笑着说：“不仅清澈，还很甘甜呢。”朋友向我们介绍，他们村里家家户户喝的用的都是这溪水。

茶坊到了。这时我们才看见，眼前整个一座山上种的全是茶树，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地站立在山间，又好像是一块块绿色丝巾，温柔地披在大山身上。大家进屋坐下，朋友一边与我们寒暄，一边开始煮茶。由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“秘诀”，便在朋友煮茶时再次提出疑问。朋友看着我还是不肯透露，只笑着说先喝茶，喝了你就知道了。当我捧起茶杯，才抿了一小口，便觉茶香四溢，含在嘴里，余香更是在齿间久久不散，比之前我在家自己煮的更香。众人纷纷夸赞茶好，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茶外的秘诀指的就是这里的水。茶树久经山中溪水滋养，早已不是凡品，再加上茶叶用这水烹煮，茶的清香甘甜就全都显现了出来。别处无此水，自然煮不出这般味道。

喝完茶，用完午饭，朋友邀我们去山顶看看。站在山的最高处，看着溪水一路欢快地往山下流去，为村庄送去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源；树梢在山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摆，仿佛在与我们打着招呼，不时有几只小鸟从密林深处飞向远方，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。朋友不无感慨地说，现在乡亲们的日子过好了，生态环境也变好了，真要好好地感谢这山这水才是。是啊，水自山上来，带来的不仅是亮丽的风景，还带来了甘甜的生活。

雨中肉香

◎李晓

秋风一吹，云层里酝酿的一场秋雨从黄昏就开始哗哗哗地下，从木窗望出去，一道道银白的雨帘下，山里随风摇摆的大树正接受着雨水的沐浴。

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住在山里的老郭把下雨的场景兴奋地发到了微信群里。老郭在微信里对大伙深情地呼喊：“来吧来吧，又来山里我给你们炖肉吃。”离城30多公里外的大山，对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，雨中肉香腾空袭来。秋雨还在绵绵地下，我和友人第二天一大早就驱车赶到了老郭住的山中。

一整座山都在雨中均匀呼吸，乳汁一样纯白的雾在山腰缓缓蠕动着漫上来，感觉是这座山在吸饱了雨水后，畅快吞吐出的气流。

上山路上见到披蓑戴笠的老郭，他正把路边沟渠中的雨水引到山塘中去。老郭放下锄头对我们乐呵呵地喊：“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我给你们炖肉去。”老郭把蓑衣挂在斑驳土墙上，一瞬间，我恍惚看到了时间在这堵老墙上走过的灰色影子。

老郭是我有着20多年交情的故交，前几年他在山里租了一处农人闲置的农房，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山里居住，自己种了农人留下的两亩多地，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。每次老郭回城，都会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楼下门卫室，通常就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：菜，老地方，记得去拿。

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，和一个美食家老头儿很相像，就是汪曾祺。他从城里带来几本这个面目和善老头儿写美食的书，晚上床头夜读，屋外昆虫唧唧声中，老郭有时从睡梦中咂巴着舌头醒来，是他梦见了书中美食。汪曾祺那稚童一样的声音，隔着时空的青蓝天幕，响彻在老郭耳畔。

老郭说过，在雨天炖肉，屋内锅里咕嘟咕嘟响，肉香弥漫在屋外水汽泱泱里，沁人心脾，这是恬静山居生活中，一幅最写生的画。

老郭开始炖肉了，他首先劈柴。是一个老槐树的树桩，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，我伸手抓一把，掌上全是树上的粗纤维。老郭扬起斧头将树桩劈开，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柴，做炖肉燃料。柴火灶上，老郭用的还是农人留下的老铁锅，上面浸透着农人家在年年岁岁的青烟缭绕中留下的食物沉香。老郭从房梁檩子上取下一块悬挂的腊肉来，在热水里洗净烟灰色，金黄油亮的腊肉切成小坨，放入铁锅里加上花椒、姜粒、橘皮翻炒，从石缸里舀出些山泉水盛进锅中，起初用大火煮沸，而后用小火慢煨。烧大火用柴块，那柴块在灶里燃得欢腾，熊熊燃烧中突然发出一声大响，老郭感叹说，这是不是惊动了树魂啊。小火时，老郭改用秸秆，火苗温存地舔着锅底，竹锅盖上水汽氤氲，满屋肉香从门窗散出、从屋顶溢出。

肉酥上桌，老郭从一个瓦坛里倒出桑葚酒，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，用当地陈年高粱酒泡的，酒色呈紫，一口喝下，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醇。望雨中山色，老郭同我边吃边喝，喝下一碗肉汤，微微发热中，一个嗝打响了，感觉是从五脏六腑中发出来的肉香。

老郭又给我盛了一碗肉汤，他说：“你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免得回城了还想要。”老郭就是这样一个憨实之人，与我交往这么多年，平时寡言，却是我人生冷暖里的知情人。我埋头喝着汤，老郭突然问我：“你现在还订《收获》《当代》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我说：“我到邮局统计了一下，我住的这座城市，还有31个人在订这两本杂志。”老郭一声长叹：“你真是个老文青啊。”

在山里一场午睡起来，神清气爽。下午，我读完了一本小说的下半部分。这本小说我买了好久，在城里阅读时，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了，或者是边读边在网上急着刷屏，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，留在大脑中也成了一团糨糊。网络时代生怕漏过蛛丝马迹信息的焦虑，在山里被自然屏蔽了，一眼望出去的山，就够你把喧嚣隔开，山，青绿得似在往下流。

晚上回城，雨水中灯影还显迷离，想起在深山里，有一个故友会在雨中炖肉等着我，顿觉满城灯光可亲可爱起来。

王叔的“豆子人生”

◎王贤芳

前几天回了一趟老家，一进村，就看见村口竖着一块大广告牌，我被上面的巨大商标“福豆”吸引了。

我连忙问身边的弟弟：“好长时间没回来，咱村啥时候竖了这么一大块牌子？“福豆”是啥？”弟弟说福豆合作社是王叔开的豆制品企业。“王叔？就是原先住在咱西屋开油坊的王叔吗？”弟弟点点头：“对，就是王叔，买卖做得可火了。两个儿子都在城里买了房，他的福豆合作社可是咱们这里远近闻名的企业。”我听了不禁陷入了沉思，王叔的豆子还真帮他达到了完美人生啊。

王叔个子不高，黑瘦，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容。从我记事起，他就收黄豆、卖黄豆。过去我们这儿不种花生，家里吃油除了猪板油，就是豆油。在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都种黄豆，因此豆油成了家家户户的主要食用油。王叔的豆子买卖做得不错，他还买了一台小型榨油机，开了小油坊，顺带着为村里的乡亲们榨豆油。

后来，花生油因为口感好、味道香，逐渐取代了豆油。吃豆油的人逐渐少了，豆子也不好卖了，他收购的好多豆子都积压在手中。当时，村里人都说王叔赔大了，可王叔依然精神头十足，笑容满面。

记得有一次我放假回来遇到他，我不无担心地问他：“王叔，豆油都没人吃了，你还笑，你不犯愁吗？”他笑呵呵地递给我一块糖说：“呵呵，愁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干脆就不愁！豆油卖不出去，那我就磨豆腐、卖豆皮，丫头，我还可以生豆芽、做豆瓣酱。豆腐卖不了剩下了，我就做豆腐乳；豆芽卖不了我就等它长大卖豆苗；只要勤快，总有办法赚到钱的。”如他所说，王叔从做豆腐开始，就这样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“生意”，生活就在他的“豆子经”中过得有滋有味。而他本人呢，每天依然是快快乐乐的。

听弟弟说，后来王叔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他就组织村民联合起来，开了“福豆”豆制品合作社，从种黄豆开始，做各类豆制品；办黄豆文化馆，跨界研学，吸引大小朋友到田间地头观豆、摘豆，体验磨豆腐、打豆浆等活动，然后再品尝一顿“全豆宴”；开通线上直播带货，把豆油、豆腐、豆酱、豆皮等卖得火爆。王叔把黄豆的经济价值发挥到了极致，“福豆”遍地开花。

其实，生活中，不仅王叔有很多选择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机会。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不止一条，关键是我们能否看得见，能否有勇气去走、去闯、去“转型”。

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坎儿，但我们不应该沮丧、不应该放弃，而要学王叔，勇敢乐观地去面对、去变通，去做生活中那个“卖豆子”的人，敢于选择，敢于转型，敢于抓住生活中的“机遇”，去做一个快乐的卖豆人，让自己的“福豆”遍地开花。

秋水空蒙

和光 摄

秋天是一版精美的副刊

◎曾正伟

夏天的最后一个故事似乎还在风中回响，一回眸，已是秋风瑟瑟。我不禁惊呼，时光太浅，以至于我们还没准备好，秋天就已登临我们的门槛。

如果说，四季是一份内容翔实的报纸的话，那么，秋天就是一版异彩纷呈的副刊。

金风送爽，丹桂飘香，深邃的天空传来一阵大雁的鸣叫，告诉人们一版名叫《秋酣》的副刊到了。这版副刊，由秋风题刊名，菊花做报眉，雁阵当边框，红叶为结语。手拿这版副刊，我们迈向季节的纵深。一阵秋风袭来，本想邂逅一片落叶的我们，不料却和整个秋天撞个满怀。

既然秋天是一本副刊，那就既有诗歌、有散文，又有小说、有插图……

菊花定是副刊中的诗歌。金秋时节，各色菊花争奇斗艳，姹紫嫣红，它们红的似火，黄的若金，白的像云，橙的如霞……其形状也多姿多彩，有的甩出一根根金线，有的撑开一把把花伞，有的像孔雀开屏，还有的像烟花绽放……其中，花瓣是“诗句”，花形和花色是“意境”，花香则是其“中心思想”。看到菊花，我们就如同读到了一首芬芳的诗作。

秋色是副刊中的散文。金黄的胡杨，火红的枫叶，不仅渲染了秋天的色彩，还深化了秋天的主题；圆圆的橘子，尖尖的红菱，不仅给予人们以宝贵的物质馈赠，还给予人们丰收的精神愉悦。瓜、果、蔬菜和秋季作物，起到了“起”“承”“转”“合”的作用，像散文的四个章节，引领着我们像欣赏美文一样欣赏秋天。

秋野是当之无愧的小说。白云蓝天，山川明月，倒映在水中，便构成了小说的架构；流动的水波，飞舞的落叶，仿佛小说的情节；而丰收的玉米、火红的高粱等，则是小说的主人公。面对累累硕果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还可以揣摩到错综复杂的“人物”关系。谁能说，秋天不是一个出色的作者！

而秋声和秋味，则是副刊中一幅幅精美的插图。一来用于点缀，二来用于补白。漫步旷野，欢快的鸟叫和呢喃的虫鸣是最迷人的音符；走进果园，鸭梨的醇香和苹果的芬芳是最馋人的清香。秋声和秋味的摄人，使这版副刊内容详尽，“图文并茂”。

皓月当空，万朵落叶奔来眼底；清风徐来，千般思绪涌上心头。站在季节的岔口，让我们手捧这版副刊，潜心琢磨，率性阅读，去领略副刊中的一川烟草，半江渔火，两行秋雁，一枕清霜……

池塘落秋月

◎彭思佳

那些年里，从来就没有把门前的池塘，当作一道风景。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的存在。

多少年后，当它一次次出现在回忆中的时候，才知道，家门前的那个池塘，竟然就是自己生命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

池塘不大，像所有的乡间池塘一样，本色、自然地存在着。岸边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水草，诸如浮萍、芦苇、香蒲等；靠近家门口的岸边，母亲放置了几块青石板，是供女人洗衣服用的；父亲则在岸边栽植了几棵垂柳，枝叶婆娑地披散在那儿，给池塘平添了几分柔情和妩媚。

秋天，池塘就进入了最美的季节。特别是月明之夜。

一至黄昏，水面就会浮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旖旎荡漾在那儿。如纱，如梦，如相思的情绪，缠绵悱恻着人的心。天黑，随着气温的降低，雾气便渐渐散去；池塘被清冷的凉意笼罩着，连水边的青草，仿佛也沁着一种冰凉的意蕴。

这时，月亮就会款步而来。

若是半月天，镰月早已高高地挂在天上。但月光微弱、稀薄，水面依旧暗着，朦朦胧胧的，并没有明亮的景象；岸边的水草也依稀能见。那如钩的镰月，倒映水中，也是依稀的。水波微兴，池水浮漾，镰月便碎了，扯扯拉拉的，碎得也苍茫。

池塘很静，只有秋虫此起彼伏地鸣叫着；秋水的寒意，一阵阵地散溢开来，生发出一份萧瑟的意绪。

若是月圆的日子，池塘景象就大为不同了。

月亮，升起得迟，犹如琵琶遮面的美人，总喜欢让她的美，一丝一寸地缓缓展现出来。初升的月亮是橘黄色的，照在池塘的西岸，西岸的水草，便笼上了一层浅浅的乳黄。微风乍起，水草摇动，乳黄色的月光闪烁、跳跃，水草上，便如缀满了翅翼闪动的黄色蜻蜓，美极了。

月亮渐渐升高，水面明亮的面积也越来越大。那个缓缓的过程，真如美人缓缓揭开她的面纱，把自己秀美、皓洁的容颜，羞答答地展露。欲遮还羞，欲遮还羞，真个意蕴不尽。

待到月上中天，银辉倾洒，池塘水面便是一派明亮。月光莹莹，水光澈澈，连岸边的水草，都映出亮泽的光。月光的明亮，仿佛也激动了草丛中的鸣虫，它们的叫声，亦是格外欢快，畅亮。有时，一只蟋蟀，会在草丛中蓦然鸣响；一只水鸟，会在骤然间，锐啼一声，钻入月色之中……再看池塘中央，一轮圆月，静静地沉落在那儿，安静如赤子，让人心醉极了。

满月的夜晚，乡人也喜欢。我的母亲和乡邻村妇，会挎上一篮衣服，到池塘边浣衣。笑语声喧，寒砧声声，“断续寒砧断续风”的诗意，在村妇的手中，跨过历史，一直上演着……